

新叙事理论译丛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 后现代叙事理论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

〔英〕马克·柯里 著  
宁一中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申丹 主编

新叙事理论译丛：后现代叙事理论

# 后现代叙事理论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

[英]马克·柯里 著

宁一中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1-004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叙事理论/(英)柯里著;宁一中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

(未名译库 新叙事理论译丛)

ISBN 7-301-06385-7

I. 后… II. ①柯…②宁… III. 叙述—文学理论—研究  
IV. I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8815 号

**Mark Currie**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

©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99**

书 名: 后现代叙事理论

著作责任者: [英]马克·柯里 著 宁一中 译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385-7/I·063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mailto: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6.5 印张 176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





## 总 序

“新叙事理论”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着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经典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本译丛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

1999年秋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叙事理论的代表作 *Narratologies*, 该书主编戴卫·赫尔曼采用“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这一短语,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文学界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循环,而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

结构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了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与传统小说批评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诚然,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值得借鉴之处。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批评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意识形态研究,

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下,叙事学研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一味进行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局限性,这种完全忽略作品艺术规律和特征的做法,必将给文学研究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们开始再度重视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认为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和小说与社会历史环境之关系的研究不应当互相排斥,而应当互为补充,从而出现了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近年来叙事理论研究的复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目前叙事学家们在分析文本时,一般较为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作用。其二,重新审视或者解构经典叙事学的一些理论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叙事者的不可靠性”、“隐含作者”、“受述者”等等。其三,注重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多的叙事理论家有意识地从其他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西方叙事理论的“盛—衰—盛”发展史从一个侧面表明,尽管西方每一个时期几乎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替代史。当今,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势态。其实,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各个批评理论派别之间往往呈现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美国的《文体》杂志第34卷第2期(2000年夏季刊)发表了以“叙事概念”为主题的专刊,布赖恩·理查森为该专刊撰写了导论,该文最后的结论是:“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复杂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后结构主义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范式正在努力占据前台,叙事理论很可能在文学批评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但在我们看来,取代并非理想,是



否占据中心也并非重要。文学研究的发展呼唤宽容开放和多元互补。希望在新的世纪里,叙事理论在文学研究的百花园里,会更加茁壮地成长,更加绚丽地开放。

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在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重视形式审美研究,为新批评、文体学、叙事学等各种形式批评学派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美国叙事学研究处于低谷之时,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却形成了一个高潮。一方面国内学者叙事学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另一方面西方叙事学家著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作品也不断以译著的形式在中国出现,其中包括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施洛米丝·雷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似乎与美国叙事学的复兴遥相呼应,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现了以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为代表的本土叙事学研究的热潮,旨在建构既借鉴西方模式,又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有一个问题,颇值得引起重视:无论是译著还是与西方叙事学有关的论著,一般都局限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忽略了90年代以来西方的“新叙事理论”。诚然,对于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学的研究应当以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为基础。以前,在国内对于经典叙事学尚未达到较好了解和把握的情况下,集中翻译和研究经典叙事学无疑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从现在开始,应该拓展视野,对近十年来西方新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展开翻译和研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未名译库:新叙事理论译丛”应运而生了。我们编选的这套译丛首批共五种。第一种为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的代表作:J.希利斯·米勒的《解读叙事》(1998)。第二种为女性

主义叙事理论的代表作：苏珊·S.兰瑟的《虚构的权威》(1992)。第三种为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代表作：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1996)。第四种为多种跨学科叙事理论的代表作：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Narratologies*)(1999)。值得一提的是，“Narratology”(叙事学)这一名词一直被视为不可数名词，但这本书的书名却采用了该词的复数形式。这旨在强调书中叙事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这些研究方法基本都是将叙事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第五种为后现代叙事理论的代表作：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1998)。

可以说，“新叙事理论译丛”集后经典叙事理论之精华，是对我国近二十年来引进的西方经典叙事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这些译著代表了新叙事理论的不同研究派别，角度新颖，富有深度，很有特色。为拓展思路、深化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有更多的新叙事理论的译著和论著问世；同时也希望在建构中国叙事学时，能适当借鉴西方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

在这套译丛的编选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尤其感谢张文定副总编和张冰副编审的大力支持。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朋友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帮助。美国叙事文学研究协会前主席、《叙事》杂志主编詹姆斯·费伦教授直接参与了这套译丛的选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民安博士在本译丛的策划过程中，予以了热情支持。北京广播学院周靖波教授拨冗阅读了全部译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在国内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对国内叙事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能起到较强的推进作用。

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我国日益增多的叙事理论研究者和爱好者。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申 丹

2001年秋于燕园

## 致 谢

谨此感谢朱连·沃夫利斯在我撰写此书过程中所给的鼓励和建议；感谢 Dundee University 英语系同事们对我的支持；感谢英语系过去和现在的学生们，在他们的帮助下，书中的思想才得以明晰和定型；感谢格温·亨特和安妮·贝恩给予的不懈的善意和帮助；感谢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所有参与本书编辑出版的人，尤其要感谢责任编辑马格里特·巴特里。在我的生活中还有几个人，在我经受压力的情况下对我非常宽容，让我心存感激，感谢他们的爱，感谢他们的友谊！

马克·柯里

# 目 录

总序 .....	申丹(1)
致谢 .....	(1)

## 引论 叙事学、死亡及来世

多样化 解构主义 政治化 .....	(3)
叙事学的变化模式 .....	(9)

## 第一编 失去的客体

第一章 身份的制造 .....	(21)
声音、距离、判断 .....	(23)
形式主义和意识形态 .....	(28)
从视角到定位 .....	(32)
第二章 术语化 .....	(38)
第三章 理论性虚构作品 .....	(58)
作为虚构作品的文学批评 .....	(61)
作为文学批评的虚构作品 .....	(69)

## 第二编 叙事时间与空间

第四章 叙事、政治及历史 .....	(81)
叙事与时间 .....	(85)
叙事与排除 .....	(88)



引 论  
叙事学、死亡及来世



## 多样化 解构主义 政治化

叙事学是关于叙事的理论和系统的研究。在整个 20 世纪,它都以不同形式与我们相伴随。到现在,它已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最具体、最连贯和最确切的专门学问之一。它作为研究叙事形式和叙事结构的科学崭露头角,继而以研究叙事的方法独领风骚,曾压制历史研究方法达数十年之久。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叙事学却遇到了麻烦。多年以来,从历史主义的营垒里不断发出反对的声音;近 20 年里,后结构主义者又不停地对其科学化的走向和权威性发起进攻,于是,人们开始宣布叙事学已经寿终正寝。

叙事学中的某些东西可能确已死亡,某种内在的东西,或许是它年轻时的盛气吧。但总的来说,叙事学不过经历了一次转折而已,而且是一种积极的转折。它摆脱了年轻时的一些局限和过激。本书旨在描述近些年来叙事学与形式主义叙事学和结构主义叙事学渐行渐远的转折过程,阐述新叙事学的原则和程序,展现它扩展后的容纳范围和它在变得更具内涵后的继续有效性。新叙事学的学科容量已能涵盖我们所能发现的无所不在的一切叙事。

如果说当代叙事学中还有什么陈词滥调的话,那就是叙事无所不在这种说法。很多新近的研究开头总是要说,叙事不只限于文学。尽管它已经被重复了无数次,但叙事学研究范围的大规模拓展和研究对象的日益包罗万象,的确是该领域新变化的显著特点。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引用的叙事例证有电影、音乐录像片、广告、电视和报纸新闻、神话、绘画、唱歌、喜剧性连环画、逸闻、笑话、假日里的小故事、逸闻趣事,等等。在更为学术化的语境中,人们都承认,在个人回忆



和自我表述中的个人身份表达中,或者在诸如地域、民族、性别等集团的集体身份的表达中,叙事都占有中心地位。人们一直对历史、法律制度的运作、心理分析、科学分析、经济学、哲学中的叙事有着广泛的兴趣。叙事犹如普通语言、因果关系或一种思维和存在的方式一般不可避免。经过保罗·利科的《时间与叙事》这样的开创性研究,把人看作是叙事动物,是 Homo falulans,是叙事的讲述者和阐释者,一点也不被看作是言过其实。根据这些认识,我们很难想像叙事学会有消亡之日。它也许会有妄自尊大的危机之时,这需要叙事学的方法适应新的要求;也许会有多样化引起的身份危机问题,但这只是多样化,不是死亡。

当代叙事学理论转折的三个突出特征中的头一个可以用多样化这个词来概括。第二个原则,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这个术语可以当作一把伞,在它的庇护下,叙事学中很多最重要的变化都可以描述,尤其是便于描述那些脱离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化轨迹的新变化。作为一门科学(-ology),叙事学强调系统性与科学性分析的价值。在后结构主义批评对文学研究形成冲击之前,叙事学就是依靠这样的价值观来运作的。本书将以很长的篇幅讨论这些后结构主义批评的重要性和它们的叙事学传统。在此,对这个传统的一般性特点作一介绍也许不无益处。

从发现到创造,从一致性到复杂性,从诗学到政治学,这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叙事学理论转折的简要概括。第一个转折——从发现到发明——反映了叙事学告别科学假定的整体性转变。这个假定就是:叙事学可以成为一门客体科学。它能发现作为其研究客体的叙事作品的内在形式与结构的特征。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则脱离了叙事分析中的这种假设的透明性,逐渐认识到无论阅读是怎样地客观与科学,阅读的对象总是由阅读行为所建构的,而不是在阅读中所发现的叙事作品的内在特征。结构于是成了有结构主义倾向的读者使用的一种隐喻,它给人以一种印象,以为客体化的叙事作品的意义是一